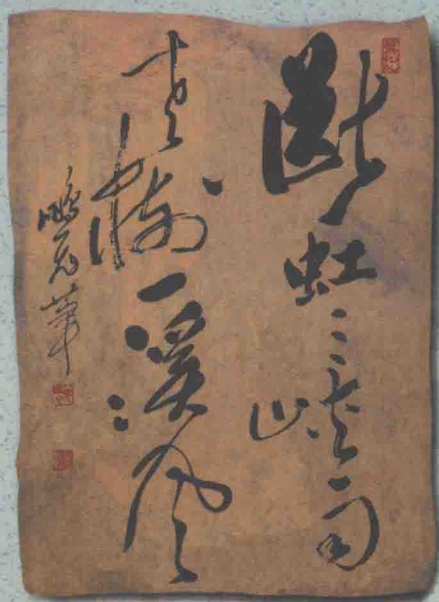


书林随笔

● 叶鹏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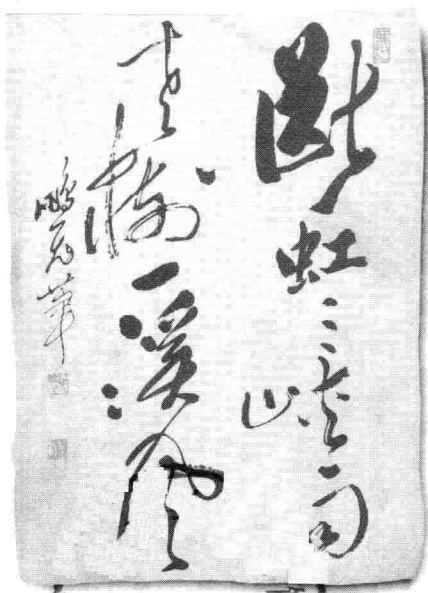


● 慎思之 明辨之
● 影响书法评赏观念的因素
● 山谷清风
● 妙手回春 古宝重辉
● 洪丕谟先生赠联记
● 书法创作与市场
● 秦安行

当代书画家随笔丛书 / 黄 君主编

书 林 随 笔

● 叶鹏飞 著



辨之
慎思之
影响书法评赏观念的因素
山谷清风

妙手回春 古宝重辉
洪丕谟先生赠联记
书法创作与市场
秦安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随笔/黄君主编.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10

(当代书画家随笔丛书)

ISBN 7-5402-1346-9

I.书… II.黄…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711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 开本 54 印张 1284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4000 册

定价:(全十册)98.00 元

1990

鳴

萬法唯識

登峯造極



《当代书画家随笔丛书》

总 序

黄 君

奉献在读者眼前的这套书画家随笔,是笔者继编辑“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之后的一次新尝试。丛书的作者是近年书画领域一批“不大不小”的人物。说他们不大,因为他们都没有特别显赫的头衔,也不把持什么重要的位置。而说他们不小,则因为他们也都是书画内的名流。如果不是书画艺术静态的特征,如果书画艺术也象影视、歌舞那样,直接占据重要的宣传媒体,或许他们的名字也会象诸多影视明星一样红得发紫。不仅如此,这些作者还有一个不可小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自觉关注中国文化发展命运,是一批具有责任心的书画家和学者。多年来,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获得了关于书画艺术以及社会、人生诸方面的切身体验,曾经以自己的言论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有些人如李廷华、傅京生、周祥林、于明诠、叶鹏飞等,至今是同行关注的热点人物。

当代中国文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许多重要的观念意识、文化信息在东西文化频繁的交流、撞击之下进一步裂变和重新整合。书画家历来是文化的精英，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谈，所好所恶，所喜所悲，无不与时代同呼吸共脉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书画不断有新的观念涌现，艺术思想在急剧的流动、变化之中。书画家随笔，记述的是书画家切身体验到的东西，就每一篇而言，未必完善准确，但都是特定背景下真实情感或思想的反映，我们从这些随笔短文中，更能准确地把握当下书画艺术家和学者们的感情世界和精神状态，把握书画艺术各种思潮、各类现象生成、发展、变化的脉络和依据。我想这是当代书画家随笔最深刻的文化价值所在。

随笔作为文体，最大的特色在灵活性和穿透力，且一般都有较强的可读性，这显然是当代随笔倍受人们喜爱的内在原因。此次所收十家随笔可谓各有特色，丰富多彩。就其风格言，李廷华悉心体察书画家以心性情感，傅京生重新诠释传统绘画形神理法；于明詮兴趣雅淡而广泛，周祥林感情丰富又浪漫；其他如尹旭所思在美学诸端，于建华立意近佛禅境界，梁少膺有儒雅之度，兰干武具名士之风，叶鹏飞则多豪爽，虞卫毅又每显执着。读这些随笔，如交这些朋友，随他们而悲喜忧思，看他们的精神世界，无疑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在这些随笔尚未得到读者广泛关注之前，我们不拟作太具体的评述。我们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有良知的人来细心呵护，在中国文化正发生重大解组、重构的当下，文化人任何不失其职志的思考都具有实际的意义，而当人们精神之源几近枯竭的时候，书画家对艺术、社会、人生充满热情的关照，尤不失为激起人类爱心的一泓清泉。

2001年农历辛巳清明前五日
于北京漕源蛰居

自序

出书总要写序言,已成了惯例,如果翻开扉页,没有序言,会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可以说,序言是门面,请名人或朋友写上一段吹捧的话,能增些光彩。所以,大多书上总有序一、序二、甚至序三、序四出现。我出了三本诗集和一本书法楹联欣赏,也都是请朋友吹捧的,自己读了也觉汗颜。这本随笔集,再也不敢浪费朋友的笔墨了,缘由之一,说是随笔,其实有些是对书法上的一些问题的议论或看法,观点不一定正确;缘由之二,有许多篇是为朋友写的介绍其书艺的短文,难免有不妥之处,不一定到位;缘由之三,还有一些文笔欠畅、缺陷难补之作,收入集中,纯为做个纪念。而序言是书的礼帽,又不能不戴,鉴于此就决定写两句自己想说的话在前。

我平时发表的大多为介绍古代书家书作的文章,也是我工作之便的产物。相对而言,写现代书家书作的文章较少。我认

为一集之中，有古有今，说三道四，似乎太杂，而随笔又感觉写当今书坛艺事为好。所以我此集所载，全为议论当代，感觉这样“专题”一些，成为现代书林的随笔，以后有可能的话，再出一集写古代书家书作的，来一个钩沉随笔。

我是喜欢交朋友的，朋友多了，生活丰富，艺有长进，受益无穷。平时看到友人精彩的书画之作，总会自告奋勇地为之写介绍文章，有时朋友也乐意“请”我写，因而此集中这类文章也多，这是我与朋友们友谊的记录，即使写得再不理想，也舍不得删去。

黄君兄是我多年文友，相会一起，便吹书法之“神”，之玄之妙矣，故山谷清风，东坡逸韵，清茗一杯，岂管月转斗牛，东方既白。今年金秋，接其约稿大函，蒙受鼓励，激动不已。又得史达先生、杜彦先生敦促，赶快整理旧篋，将1992年以来，议论当代书法、书家的以及读书、读画、读诗的短文，遴选复印，编成此集，斗胆地捧出来乞正于方家。

是为序。

叶鹏飞

2000年10月28日于海镜堂

目 录

- 1 自序
- 1 慎思之 明辨之
——从“民间书法”说起
- 6 写联缘由记
- 9 展览·书家·传统
- 12 影响书法评赏观念的因素
- 18 隶书八言联撰联小记
- 20 书法创作与市场
- 23 不仅仅是民间
——再从“民间书法”说起
- 28 读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
- 37 读《中国书法全集·祝允明卷》
- 40 读《碑帖临书鉴赏》
- 43 隽逸典雅 一任自然
——读《柳志光书法集》
- 48 愿披肝胆缔诗缘

- 读陈德剑的诗
- 52 云蒸任舒卷 鲲化自扶摇
——徐利明的书法篆刻艺术
- 55 奇肆含清雅 闲寂蕴情趣
——读魏哲的书画
- 58 温雅古秀 旷远幽清
——刘秋农的书画艺术
- 61 山谷清风
——读黄君的书法
- 64 刚劲雄浑 寓巧于拙
——马奉信先生的书法
- 69 自然平和 潜心苦研
——刘铭伟其书其人
- 72 别开新境的张弢书法
- 75 文以载道 书可养性
——读王同顺书法
- 80 诚笃追求 渐入深境
——赵韬的书法篆刻艺术
- 83 不断进取的白琳
- 86 寻找自我的高境
——朱明其人其书
- 89 浑朴灵巧 自写心志
——读陈智的书作
- 91 诗酒豪情耕砚田
——胡一飞先生的诗与书
- 93 寻求艺术的高度
——谈章晓都国画、章晓郁书法
- 96 妙手回春 古宝重辉
——小记古书画修复装裱师张建中

98	六 友
101	《天宁诗词选》序
103	洪丕谟先生赠联记
106	徐利明书法评议
108	杨士林书法评议
109	观雪门书画展
113	赵素吾师生书画展观感
117	晚霞溢彩、翰墨流丹 ——晚晴书法展观后
120	第二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综述
122	书法“现代”的特殊艺术形式
125	自然—硬笔书法的艺术生命
129	友声书社'99苏州吴县雅集 ——展望新世纪书法发展研讨会发言
132	秦安行

慎思之 明辨之

——从“民间书法”说起

“民间书法”近来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经常在报刊文章中亮相，被一些人涂上了迷人的胭脂，似乎成了指引书法创新之路的角色。然而，目前一些文章对“民间书法”的界定，有意或无意地扩大其范围，将没有作者名款的刻辞、碑志、摩崖，以及简牍、经卷墨迹，统统归入了民间书法的范畴，跨度包括了从殷商甲骨到六朝墓志、从秦汉简牍到晋唐写经——占据了书法史的一大部分。这种界定上的误会，导致了对民间书法概念上的模糊。

其实，丛文俊先生早在一九九五年《书法研究》第三期上《论民间书法之命题在理论上的缺陷》一文中就已指出：“在讨论民间书法之前，必须能够确认林林总总的文字遗迹是否真的属于民间作品，是否确实具有区别于官方书法和名家书法的民间特征，然后再论及其他，”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因此，当一个新的命题提出来以后，需要通

过讨论、思辨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从历史上看,甲骨文是殷商王朝敬事鬼神、崇尚占卜的文辞,内容极为广泛。贞卜在当时是一种神圣大事,贞人务必真挚虔诚地将卜辞写得美观、悦目。贞人是集巫术与书法于一身的地位显赫之人,他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金文是范铸在青铜器上的书法,内容多为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和盟誓契约等,并非是一般民间匠人所能书写或有资格书写的,其作者应是为贵族服务的文人。可以说,甲骨文和金文是典型的贵族士人书法。在明朝摩崖书作中,像云峰山刻石的主要作者郑道昭,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典型的士大夫书家,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再从明朝墓志书作来看,当时为元魏贵族、王室亡人所书墓志的人,成份是很复杂的,其中虽不乏工匠,但不会仅仅是工匠而已。明朝书作大多不署名款,这是当时尚未形成署款风气,我们自然不能将未署书者名款的书作,一概谓之“民间书法”。再从写经书法来说,从晋代开始流传下来的许多经卷,其艺术水平极为悬殊,这些经卷的书写者,除经生外,还有一般佛教信徒,还有许多为比丘、比丘尼所书,其文化程度、书法功底诸方面也各异。分析这些墨迹经卷,我们不能将比丘、比丘尼的功德日课与经生的职业书写混为一谈,不能将官府中的书吏之作与一般佛教信徒的抄经混为一谈,他们之间必然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所以,对民间书法的界定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何谓民间书法,是必须慎思和明辨的,是否要从固有的书法体系中列出一个民间书法来,也是值得研究的。

我认为,“民间书法”一直与官方书法、士人书法和书家书法同时存在着,也可以说,民间书法自文字开始书写,一直到当代从未间断过。在古代,书法与实用须臾难分,有着广泛而极其重要的应用性,也就与民间的实用分不开;在现代,书法的爱好者日益众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也决定了书法的民间性。从艺术史来说,作品都是由名作、名家组成的,把一般人的书作甚

至习作也当成书法艺术岂不可笑。我曾在《书卷气·创作·创新》^①一文中谈及民间书法,我说的民间书法是一些不具备书法功力、又无学养的文化层次较低的“欲工不能”的人或具有一定书法功力而无学养,又藉以谋生的人所书之字。这种民间书法自古至今一直存在,而古代工匠们随意刻画的一些瓦文、砖铭、陶文、刻石、摩崖以及信手书写的部份经卷文字,最有典型的代表性。北朝时期,由于建佛造像的大盛和刻立墓志的风行,致使大量的工匠参与书法活动,这时民间书法占有的比例相对增大。但是随着隋唐的南北大一统和造佛运动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建立、南朝书风的影响和书法“法”度的确立,使北朝的工匠书法迅速退隐寒谷。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不工”之作,达不到当时人们的审美要求、官方要求和实用要求,也不符合书法艺术发展中对技法所要达到的高度。

自从清代碑学兴起以后,人们对北朝书法有了新的认识,碑与帖成为书法艺术的两大体系,各有所长,互不能取代,亦使书法艺术的发展多样化和丰富化。清人学碑,注重对碑的吸收和对帖的改良,是对当时萎靡的帖学书风的一种矫正,而并不是照搬。总的来说,清代书家,大多是以帖学为基础的,是有着扎实的“工”的功夫以后,再对“质朴”、“稚拙”的吸收,而不是不计工拙的照搬。况且,清代书家有着深厚的学识修养和传统的文化功底。清人的学碑与北人的书碑在书法意义上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至于康有为将所有的魏碑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鼓吹,起到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可也蒙骗了许多人。

书法审美必须具备技巧高度和功力深度,尤其要注重书法气息的高低及格调的雅俗。以这个标准来看,民间书法也正是缺少了这些。任何艺术家的成长,总要经历勤奋学艺、由生而熟的过程,经过反复实践得来的技巧的熟练,是书法家之所以成为书法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书家形成风格的一个重要起点。民间书法出于欲工不能之手,表露的是一种书法上的幼稚心态。

与书法家追求的“天真烂漫”完全是两码事,与书法艺术本身应具有的技巧积淀相去霄壤。客观地看,古代从实用意义上书写的作品,并不是无意于创作而创作的。不论写经、墓志,还是砖刻、摩崖,这些人不是不想将字写正写好,而是受到本身书写水平的限制,技巧上没有达到艺术所要达到的水平。由于书法是博大精深的艺术,凝聚了古代儒、释、道等传统哲学的精华,融合了诗文词赋等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工匠们知识修养的不足,也限制了他们作品在气息、格调上的不高。

当今书坛,争言创新,佳作固然不少,可一些人却不是取法乎上,只是在外形上刻意求变,基本笔法尚未过关,忽视了对用笔规律的掌握,自身所必备的内蕴学识修养的不足,导致了作品的粗俗,也显露了创新者的急躁与盲目。书法要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需要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和主观愿望便能达到。一些人以“返璞归真”为幌子,为其粗糙的作品和低劣的笔法作辩护,这样不仅返不了“真”也追不到“璞”,只能是停留在拙陋草率的外观层面上,这是艺术的大忌。因此,我们不能将一些所谓的民间粗陋、草率不羁之作,由于其时代久远,就认为有古意、有天趣、有残缺之美,当作典范而进行胡吹。这些民间之作在当时就达不到审美和技法的要求,今天看来的生动可爱、有稚拙趣味,只是现代一些人逆反心理的一厢情愿、追新猎奇的无可奈何。

书法作为艺术而存在,书家追求的境界高,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真情也高。一些作品,虽然在技巧上达到一定的水平,却仍免不了俗,而一些人为求新,则刻意求怪,觉得怪又不是滋味,又转向了“民间”。其实,“怪”、“稚拙”虽有特色,但未必免俗,俗与不俗在乎境界,不在样态。历史上,凡在书法艺术上有突出成就的书家都有娴熟的笔墨技巧和深厚的艺术功力,对书法艺术有着敏锐的感悟力和创造力,更有着渊博的学识,具备了多方面的修养,并非只会是写写字而已。如果学识不深,就没有鉴别力,就

没有独特的思维、独特的艺术眼光,就不会有高深的见解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就不会产生高格调的、独具个性的书法。因而,书法作为艺术,他是高雅的、精妙的、有技巧难度的,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民间”这个普通层面上的。不是用毛笔写出来的字就是书法作品,不是能写一笔好字的人就是书法家,更不能将数百年或数千年这个以时间来衡量的粗陋之作当作“书法”。

载一九九八年《书法》第二期

注释:

①文载《书法评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4。

写联缘由记

“说不尽人间好景皆以高咏，当不起世事炎凉唯有静观”这一隶书联，是我年初书写的，近闻获江苏艺术节书画作品银奖，又要我谈创作体会，真受宠若惊了。平时，我常写文章，评论古人的、今人的书法不下百余篇，可今天要我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总存王婆卖瓜之忧。我想，还是说说写交此联的经过吧。

我有一个习惯，喜欢在办公室写字，在家则看书著文，从不挥毫。原因是我们常州博物馆乃清凉古刹，老建筑，办公处既高又有视野，作品挥成，便于张壁，长此以往形成条件反射，似乎只有在办公室才能尽兴一挥。其实，我平时作品“创作”很少，而应酬很多，不论外地来函还是本地友人甚至素不相识，只要到馆索书，我总是不惜笔墨，乐意一挥。这样除了临池，便是应酬，这应酬也可谓是我练习创作了吧。我最厌恶的是讲自己的作品要多少钱一平方尺